

新元史

列傳

第一百四十六至第一百四十九

第伍拾玖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新元史卷之一百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外國一

高麗

高麗自後唐明宗長興元年王建始代高氏明宗封建爲高麗國王世次俱見前史自建傳至暉三百餘年未易姓太祖十一年暉卽位之三年也契丹人鵝兒乞奴等叛蒙古引兵數萬渡鴨綠江侵寧朔是時金宣撫使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金人再牒高麗乞糶以濟軍儲高麗不應鵝兒乞奴等進寇安義龜三

州據江東城移書高麗自稱大遼西京兵拒戰互有勝負十二年金人再牒曰叛賊萬奴本與契丹同心若併兵侵入貴國其患不小請彼此夾攻之旣而萬奴果以兵陷大夫營十三年太祖遣哈真及札刺亦兒台率兵一萬與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合攻契丹十四年春瞰遣大將趙沖金汝礪率兵會哈真等圍江東城契丹開門出降哈真遣蒲里岱完等十人賁太祖手詔來議和瞰遣侍御史朴時允迎之蒲里岱完至館外遲留不入請國王出迎譯者再三敦譬始就館明日引見蒲里岱完上殿出懷中書執瞰手授之瞰變色左右皆遑

遽及還贈金銀器紬布水獺皮有差是年哈真遣屬官
十一人萬奴亦遣使九人至高麗督歲幣十六年幹赤
斤大王遣著古與等十三人來頒詔書於高麗與萬奴
使同至著古與等索獺皮萬領紬三千匹綿一萬斤他
物稱是乃下殿各出懷中物投於地皆前年所貢麤細
布也又出元帥札刺亦兒台書亦索獺皮紬棉諸物未
幾幹赤斤又遣者別將命至瞰欲拒之其羣臣曰彼衆
我寡不可侮也瞰不悅十九年萬奴牒高麗曰成吉思
老師絕域不知存亡幹赤斤貪暴不仁請絕其使命瞰
不從幹赤斤遣札古也來等十人又遣著古與等十一

人至俱徵歲幣二十一年著古與等返至鴨綠江爲盜
所殺札剌亦兒台疑瞰所爲遂絕好太宗三年札剌亦
兒台來討殺使者之罪圍咸新鎮克鐵州屠之進圍西
京高麗兵拒戰敗之瞰遣使犒師札剌亦兒台乃自稱
權皇帝責之曰汝國能守則守能戰則戰能投降則降
宜速決自十月至十二月大兵攻西京不下議和瞰遣
其淮安公佺以金銀器及獺皮遺札剌亦兒台又遺唐
古迪巨及札剌亦兒台之子銀紵鞍馬札剌亦兒台遣
使以太宗璽書來索金銀衣服馬二萬匹男女各千人
乃以黃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領馬一

百七十匹及獺皮等物遺之又以金銀等物贈其妻子
及麾下諸將奉表稱臣四年復遣通事池義深等致書
於札剌亦兒台四月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如
奉表來朝獻土物札剌亦兒台執義深等送於行在是
年權臣崔瑀脅瞰遷都江華島瑀遣宦者尹復昌至北
邊諸城逐蒙古所置達魯花赤復昌爲宣州達魯花赤
所射殺閔曦與崔滋溫謀殺西京達魯花赤城民叛執
崔滋溫等來降是年札剌亦兒台攻處仁城有一僧避
兵城內射殺之五年太宗以高麗五罪布告遠近曰自
平契丹賊殺札剌亦兒台之後未嘗遣使赴闕罪一也

命使賁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殺著古與
乃稱萬奴部衆殺之罪三也命汝入朝爾敢抗拒竄於
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執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
是年西京人畢賢甫洪福源等殺宣諭使鄭毅朴祿金
以西京叛崔瑀遣其家兵與閔曦討之獲賢甫腰斬於
市福源來奔擒其父大純及弟百壽遷遺民於海島西
京遂爲邱墟八年大兵渡義州江克黃州掠介定慈諸
州十年大兵至東京瞰遣其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
來乞和且上表自辯十一年太宗遣甫可阿叱等二十
人又遣甫加波等一百三十七人賁璽書諭瞰入朝明

年又遣多可等十七人賁璽書諭之。瞰乃以族子永甯公縛爲己子，率大臣子十人入質，爲禿魯花乃馬真皇。后稱制二年，再遣使來獻方物。定宗二年，元帥阿母侃以兵入鹽州。憲宗二年，遣多可、阿士等三十七人來。憲宗密勅使人曰：「汝至國王出迎於陸，雖百姓未出，亦可恕。不然，當俟汝歸發兵討之。」及多可等至，瞰遣其宗子新安公佺出迎，請使者入梯浦館。瞰乃出見多可等，怒不成禮而還。帝乃使阿母侃、洪福源等分道伐高麗。元帥也窟大王遣人傳詔於瞰，以六事責之。瞰復書於也窟曰：「小邦臣服上國以來，一心無二，竭力供職，庶蒙庇。」

蔭不意天兵奄臨敝邑舉國競惕罔知其由惟大王哀
憐之也窟謂使者崔東植曰皇帝慮國王託病不朝欲
辨其真僞耳瞰復遣其大將軍高悅致書於也窟也窟
留悅及崔東植遣其副歸瞰召其文武四品以上議却
兵之策皆曰宜請太子使於蒙古三月瞰傳位於太子
僣僣尊瞰爲上王遣其子暉及大臣金文衡入朝留暉
爲禿魯花也窟與瞰書欲置達魯花赤及毀江東城使
者胡花亦索金銀獺皮瞰答也窟書曰前者僕射金寶
鼎還大王諭以若能出迎使者卽當回軍竊惟出迎使
者近無其例況值天寒風勁以老病之軀豈能涉海然

大王之教不敢違也祇率臣僚出迎使者意謂大王不
違舊約卽日班師今承明教有留兵一萬置達魯花赤
之語若果如此安得保無後患請寢此事以惠東民又
小邦俗不露居兼防海賊鹵掠是以未卽墮毀城垣後
當如令十二月遣安慶公涇入朝明年涇至營中設宴
犒師阿母侃等南還也窟又遣多可等來諭以陸侍中
崔沅等不出未爲眞降瞰徵趙邦彥等議其事是年大
軍所過俘男女二十餘萬死者不可勝計郡縣皆爲煨
燼焉六年瞰聞大軍將攻諸島遣李廣等率舟師禦之
大軍戰不利永寧公綽等遣使來言若國王迎使者太

子入朝兵可罷噉曰倘得退兵何惜一子已而羣臣請遣太子講和噉又不聽自是使命往返至八年四月始遣太子僖奉表入朝以李世材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僖至虎川大雨從者請留僖不許遂至東京東京人曰大軍明日將赴江華幸早至一日也僖見松吉大王松吉曰王京猶在江華安能罷兵僖曰大王嘗言太子入朝則罷兵故今日我來兵如不罷百姓畏懼逃竄後雖敦諭誰復聽大王之言者松吉等然之遣使來言墮城之事於是墮江都外城使者督役急百姓不堪其苦俄又墮內城使者始返是年六月噉卒噉在位凡四十六

年諡曰安孝王。暉旣卒，其大臣金仁俊以僎入朝，乃戎服率甲士奉大孫諶入宮，權監國事。遣朴天植來告哀。七月，大兵入青松安嶽，豐海諸州憲宗賜諶詔曰：「每年爾以出島爲言，依爾所奏居於陸地，已降宣諭。訖爾自違原奏，屢發狂詞，將不恤生靈之命。今崔令公已行殺訖，爾未降時，凡歸附之高麗人，令爾管領，或不令管領。臨時朕自裁焉。」崔令公者，崔誼也。擅政權。是年，柳璈、金仁俊等誅誼，復政於暉。故詔書及之。初，朴希實等入貢，覲憲宗於行在。帝曰：「爾國王每食言，爾等何爲來耶？」希實具陳暉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帝曰：「爾等旣誠。」

心歸附何憚兵駐爾境內且西京嘗爲我兵駐處第勿
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爾國可與俱還如入吾境其
單騎來朝是年憲宗崩明年世祖自鄂班師俛赴憲宗
行在道過潼關官吏迎於華清宮請浴溫泉俛謝曰此
唐元宗所浴者雖異代人臣安敢褻乎至六盤山聞憲
宗崩遂南謁世祖於襄陽世祖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
自唐太宗親征不能服之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
也命俛從車駕至開平府及聞曦卒乃命達魯花赤東
里帶等護送俛返高麗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於世祖
曰高麗雖名小國依山阻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尙未

臣附及太子來朝適先帝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疏
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至宜厚其館穀待
以親藩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俎爲王送之還國
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兵而得一國也陝西
宣撫使廉希憲亦言之世祖然之卽日命改館禮遇有
加未幾使荆節等二十五人賁璽書賜高麗曰我太祖
皇帝肇基大業聖聖相承先降後誅未嘗嗜殺凡列邦
諸侯分茅錫土傳之子孫孰非向之仇敵觀乎此則祖
宗之法不待言而彰彰矣今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
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之險已失鼎魚幕燕

亡在旦夕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
良可矜憫故遣爾歸國完復舊疆用是戒飭邊將歛兵
待命迨逾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
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
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豈以世子
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今申命
邊閫斷自予心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以
新遐邇之化自尙書金仁俊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
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旋
返因仇讎而擅殺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歸

國解仇釋憾布德施惠出彼滄浪宅之平壤凡可援濟
罔憚勤勞大號一出予不食言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
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時世祖尙未卽位
聞僖至西京留八九日疑有變故故肆赦以安反側云
四月僖卽位世祖復遣奇朵台以璽書賜之僖流其刑
部侍郎李凝於遠島初凝從僖至大都謂永寧公綽曰
公若欲爲王誰曰不可僖銜之故及於罪僖爲世子時
有美譽及嗣位聚宮女於水房恣爲淫佚其御史大夫
金仁俊乃移置水房於外是年僖改名禎中統三年遣
其判祕書省事朴倫等來貢方物四年遣其禮賓卿朱

英郎將鄭卿甫來獻獺皮等物又遣其大司成韓就來
賀正旦兼謝賜羊明年就還帝以厯日及西錦賜之至
元元年禪入朝九月至大都世祖賜禪駱駝千頭十二
月禪還至元三年帝遣黑的殷弘賁璽書賜禪曰爾國
人趙彝來告曰日本與爾國爲近隣漢唐而下亦時通中
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使者以達
彼疆勿以風濤險遠爲詞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
順命有阻去使卿其勉之禪乃命宋君斐等偕黑的殷
弘至日本四年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而返禪
又命君斐從黑的入朝奏其事世祖復使黑的等來禪